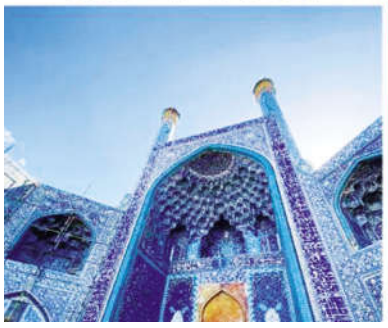
海外见闻

独自一人滞留伊朗,是同胞们给了我安慰

□ 毛毛



“道听途说”和“眼见为实”,我选择后者,带着一份未知又莫名的兴奋,我踏上了赴伊朗的旅程。这次旅程,我寄宿在伊朗的朋友家里,算是旅游加访友。

原本计划2月20日返程上海,没想到在2月19日,伊朗首次公布确诊新冠肺炎患者后,我的计划全盘打乱。无奈之下,我赶紧预约办理了签证延期,把自己的旅行签又延长了20天,心想着20天总能离境了吧。

伊朗的疫情来势汹汹,从一开始的2例,短短6天,确诊病例直线攀升,迅速破百,不到一周时间,就已经从零感染变为当时全球第四大确诊病例国。与此同时,伊朗卫生部呼吁民众不必对疫情感到过度恐慌,建议减少聚会。

可能是因为伊朗人骨子里的乐观,一开始大家都不以为然,街道上仍旧熙熙攘攘,一切如故,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寄宿在德黑兰Shiyan区朋友家的我开始焦虑不安起来。

直到疫情逼近各个政府高层,不断传来诸位伊朗官员确诊感染的新闻,部分伊朗人才开始警觉起来,而此时的我也开始想各种办法回国。

由于马汉航空直飞上海的航班依旧停航,辗转发现可以从曼谷或是吉隆坡转机回国,两次尝试改签机票回国,但都在起飞当天被告知航班取消。

既来之,则安之,自从被拉入了使馆包机群,每天都有来自不同城市同胞的更新近况,大家在微信群内抱团安慰,信息共享,也算是共度难关的兄弟姐妹了。

期间还有个小插曲,群里有几位被困于比尔詹德和哈马丹的同胞(伊朗东部和西南部的边境城市)提出自己所在的地区很难买到口罩,自己的存货也所剩无几,而我所在的首都德黑兰,在一些药房仍旧可以采购到酒精消毒用品及口罩,只是人均限购而已,所以我想办法赶紧快递邮给了他们,希望能够一解燃眉之急。

3月20日,迎来了伊朗的波斯历新年,由于疫情形势严峻,这个新年对伊朗人来说不同寻常,而对我来说,从中国的春节到伊朗的“春节”,看着院子里一夜花开的景象,我还在期待真正的春天能够到来……

在临近伊朗新年前一天,朋友开着车,我们全副武装去了家附近的一个大型商场地下一层的超市采购“年货”,进入商场前,会有工作人员来测量体温,并会依次让客人有序地用酒精消毒双手且戴上一次性手套再进入超市。逛了一圈后,最大的感受是这里的生活用品基本什么都不缺,卫生纸,食品等应有尽有,价格大致上也和平时没太大区别,没有出现抢购囤货的现象,货架上满满地堆着各类物资。

这几天的德黑兰可以说是初现真正空城的景象,但是一看新闻才知道,疫情当前伊朗首都到外省的高速公路上仍在堵车,原来都出城举家度假去了,想来随着接下来假期结束后的民众返乡,伊朗将迎来又一波确诊高峰。

在伊朗的侨胞都自觉遵守隔离规定。隔离的日子很无聊,我们组建了微信群,为了给大家解闷,侨胞们在群里有弹吉他的,有唱歌的,有演奏乐器的,有分享各自老家美食的,也有中伊联姻的华人分享伊朗生活经验,给不熟悉或是初次到访这个国家的其他同胞答疑解惑,有好几次都被这种暖暖的关爱感动到鼻子一酸。

滞留在异国他乡,是同胞们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给了我耐心和信心!与此同时,我真心希望伊朗民众可以借助新年长假这难得抗疫机会,减少社会交往和出行,齐心用“宅”的方式,阻断病毒传播路径,让我们尽快走出病毒笼罩的阴霾。

(选载自《中国侨网》)

海外生活

华企代表伸援手:让在日本中国留学生有“家”可归

□ 陆春艳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从3月29日起,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航班再次调整,大幅减少。部分在日中国留学生无法按计划回国,难以找到居住的地方,让学生和家长担忧。

一些身在中国的家长担心本该毕业回国的孩子的去留问题。还有一些身处日本、学成期满的应届留学毕业生,他们担忧如果无法按照原计划回国的话,他们将怎样应对无“家”可归的“重大局面”。

在日本,入学、入职以及新年度财政预算的实施,都是从4月开始。因此,每年3月都是日本的“毕业季”。2020年,又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在3月底学成期满,准备退房退租,返回中国。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热心支持华侨华人各项事业的CHI集团会长露崎强,以低于成本价的每天3000日元(含税)的标准把自己集团名下的6家酒店提供给因疫情滞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居住。为了防止感染,所有入住的华人留学生都将享有单人单间的待遇。

这6家酒店分别位于东京、千叶、大阪、神户、熊本和长崎,范围辐射日本关东、关西和九州地区。这些酒店在日本都属于豪华型,相当于中国四星至五星的标准。

CHI集团会长露崎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感慨地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各国也都相继采取措施应对疫情。受此影响,我们的酒店也少了很多客源,尤其是那些开在知名景点附近的。本来,我们集团有计划暂停部分酒店的对外营业,减少人工费的支出,但是听说了已经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无法按原计划返程的消息,我们就决定响应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号召,克服自身困难,竭尽全力为中国应届留学毕业生提供帮助。”

露崎强表示,“我们采取单人单间的方式,最大程度地保证入住的华人留学生的健康和安全,虽然加大了酒店的工作量,但是我们的员工都非常理解和支持。这也是我们身为华人企业一份子、身为炎黄子孙一份子的责任。”

(选载自《日本新华侨报》)

出国留学

海外中国学联:“同心战‘疫’,我们绝不缺席!”

□ 郎玉茁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一次次跨越万里运送回国的医疗防护物资,将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联结起来,在此过程中,中国学联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心战‘疫’,我们绝不缺席!”海外学子的话掷地有声。

全荷学联

路上“狂风暴雨”,我们步履不停

“开车运送防疫物资的那天,奈何‘天公不作美’,恰好赶上十级飓风,大雨倾盆。我们学联成员双手紧握方向盘、集中注意力,车开得小心又小心。”中国留荷学生学者联合会(以下简称全荷学联)副主席陈榆感触很深。“开车的那名学联成员在荷兰刚拿到驾照不久,我在后面坐着,既担心又感动。时间不等人,顶风冒雨也得抓紧把物资送到。庆幸的是,我们最终安全顺利地将物资运到了快递点。”

在此之前,学联理事会成员正在休假,在了解到当时国内医疗物资紧缺的情况后,他们立刻结束假期,火速发起募捐活动。线上开会、召集成员,在首次会议结束后,援助武汉的方案就已草拟完成。大家迅速分工、明确任务,学联国外成员忙着采购和募捐、国内成员联系对接医院。远隔万里,众志成城。

“两周时间内,我们筹集到了16万多元人民币。”陈榆说。“但购买物资却着实费了功夫。”在荷兰、德国、法国、比利时……都能看到成员们采购物资的身影,为了同供货商沟通,有的学生光是邮件就写了上百封。

全荷学联还面向全荷中国留学生与学者征集“众志成城克时难”视频,为奋战一线的英雄们加油,给他们带去慰藉,送上一份祝福。

全丹学联

“最快速度”募捐,“最高效率”配送

“咱们共同支援武汉,为国家尽一份力吧!”1月23日,丹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以下简称全丹学联)内部群里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没多久,群里便“炸开了锅”,大家纷纷响应,全丹学联在当天就决定开展募捐活动。

募捐活动持续了近两周,共筹得20余万元人民币,所采购的物资也已于2月中旬全部送至湖北的9家医院。学联副主席钟雨越说,学联成员的共识就是要用“最快速度”来募捐和采购、用“最高效率”运至湖北。

获得捐款后,学联成员第一时间与丹麦Air store和Abena公司进行协商,以成本价订购了大量医疗物资。学联主席董国位联系了中国驻丹麦大使馆、中国民航总局运输司、国航和湖北省慈善总会,最终在多方帮助下,通过国航班机将医疗物资从丹麦运到北京,再通过绿色通道将3批物资直接运至湖北的9家受捐医院。

“物资购买完毕后,还有近1.8万元人民币的结余,我们决定将剩余善款全部捐给武汉汉阳医院,用于购买一线医护人员所需的生活用品。”钟雨越说。

利用打通的支援渠道,全丹学联还帮助当地的热心华侨华人将私人募捐物资送至武汉,把捐赠渠道也分享给了其他公益组织。因为他们知道,这份爱需要大家一起传递下去。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中国学联

善举不分中外,我们同担风雨

“疫情初期,学联正在筹备一年一度的春晚。之后不少学生在国内过完大年三十开始陆续返回学校,那时国内疫情已开始变得严重,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决定取消这场校园春晚。”英国萨塞克斯大学中国学联主席张元昇说。

校园春晚告停,张元昇和同学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募捐财物支援湖北。

他们在大学校园内广发传单,还联合隔壁布莱顿大学艺术系学生刘益帆和Janet一起开展校园义卖,俩人在白色T恤上作画,并以每件5英镑的价格出售。

义卖刚开始时,学生们多少有些紧张、放不开,但当想到这是为了帮助在武汉一线的医务人员、是在以另一种方式与病毒战斗,大家就渐渐忘记了羞涩。

“义卖时有位外国姑娘走到我们摊位前,拿了一份传单,站着仔细地读了很久。之后,她把书包里的所有零钱都掏了出来,捐给我们。”时至今日,张元昇回想起这位姑娘的善举仍觉得感动不已。“此后几天里她日日都来,捐出零钱就走,一直到我们的募捐活动结束。”

在萨塞克斯大学,校长亚当·蒂克尔还曾与不少师生一道,录制视频为中国加油。当时来自学校的温暖,张元昇不曾忘记。“‘青山一道,同担风雨’。在祖国需要帮助时其他国家给予我们的支持,中国不会忘记,我们留学生也都铭记在心。现在全球疫情升级,我们也在思索如何尽己所能,为留学所在国的疫情防控再继续出把力、做点事。”

(选载自《人民日报海外版》)